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第一七二三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報價每張農幣百元		地址：山盟縣

榮樹森
二月二十六日

俘將級軍官七十六名

(一) 殲敵營以上非正規軍四個整旅(師)，一個旅(師)部，六十六個整團，七十六個整營。以正規軍者，以正規軍計。一個兵團司令部，十二個師部，二十八個整旅，六個旅部，四十六個整團，一百一十六個整營。以上除一個兵團司令部，十二個師部外，折合五十五個旅，消滅敵非正規軍兵力連同營以下計算，共四十八萬三千四百九十人，內斃傷二十萬零二千四百九十人，俘二十八萬一千人。另起義兩團除，共三千四百二十人。

(二) 殲敵營以上非正規軍四個整旅(師)，一個旅(師)部，六十六個整團，七十六個整營。以上折合一百個團，消滅敵非正規軍兵力連同營以下計算，共二十五萬八千四百一十人，內斃傷七萬九千九百三十人，俘十七萬八千四百八十人。另起義一個團及其他不足一團的部隊，共一萬三千六百十人。

(三)以上兩項合計，共機營以上敵軍一個兵團司令部，十二個師部，三十二個整旅，七個旅部，一百一十二個整團，一百九十二個整營。以上除一個兵團司令部，十二個師部外，共折合二百六十五個團，共消滅敵軍兵力七十四萬一千九百人。另起義三團除一萬七千零二十人。總計七十五萬八千九百二十八人。

(四)俘敵將級軍官七十六名。內正規軍五十二名，非正規軍二十四名；中將十三名，少將六十三名。斃敵將級軍官十二名。內正規軍少將六名，非正規軍少將六名。另俘將匪專員一名，縣長二十七名。

一百七十一輛，繳坦克十八輛，繳坦克十九輛，繳火車頭六十七個，繳火車頭六十八個，一火車廂六百八十一節又火車五列，繳裝甲火車三列，繳車一列，繳小型車經四隻，繳小車一隻，繳飛機二架，擊落飛機二十一架，擊傷戰鬥機五架，繳電台三百七十七部，繳七十部自動機八部，聯絡機三部，警報機四部，戰馬及運輸騾馬二萬三千零二十九匹，錢一萬四千四百二十四斤，電池五千節，汽

9	6	6	門
4	9	0	挺
2	萬	餘	支
1	萬	餘	發
1	0	3	輛
1	0	8	輛

(五) 鐵蹄步馬槍 二十萬零八千五百零二支，短槍一萬二千八百一十七支，戰防槍五十一支，輕機槍一座，完全倉庫四座。

砲	3	9	6	6	門
機槍	2	1	4	9	挺
槍枝	2	2	萬	餘	支
槍砲彈	3	4	5	1	萬餘發
汽車	1	1	0	3	輛
坦克				1	8 輛

山砲二百九十五門，野砲六十一門，平射砲八門，火
箭砲一百一十八門，戰防砲四十四門，機關砲四十門，
步兵砲八十門，高射砲一門，榴彈砲二十門，重砲二門，
其他砲五百三十三門，擲彈筒一千九百九十四個，槍
榴彈三百二十二個，火焰噴射器八具，投擲器九具，探
照燈七座，各式子彈三千四百二十一萬七千七百三十六
發，各式砲彈二十九萬八千二百五十九發，手榴彈十一
萬四千一百三十八個，炸藥六萬一千斤又五百二十六箱
，另有彈藥一百噸，繳汽車一千一百零三輛，鐵汽車

地雷斃傷閭閻四十餘

迫使小股盜匪不敢輕易出犯

（新華社晉中三日電）清太邊山從去年十一月初到今年一月初，兩個月內，共炸響地雷三十顆，炸死炸傷搶糧團匪四十四名。十一月十日，廟尖山敵工兵二團一個連到程家山搶糧，在黑干岩踏響地雷四顆，炸死一名，炸傷四名。十六日，閻匪由清源城、廟尖山、高白鎮等據點出動六個團兵力，圖襲擊白石溝、三鄉會兩地，共踏響地雷六顆，炸死炸傷敵排長以下十一名。十二月十三日，盤據高白鎮閻匪保衛隊百餘名出擾清三區邊山，我民兵兵幹搶掠地雷結合，斃傷敵十一名後，將敵誘入地雷陣，響雷三顆，傷敵四名。一月三日，晉祠敵特務團一個營出犯太原（縣）四區各村，連響地雷三顆，傷敵五名。迫使小股閻匪不敢輕易出犯。（肖慧）

解放區現擁有：

縣城四八八座，面積二百三十九萬平方公里，人口一萬萬六千八百萬。

(六)半年內，我軍收復與解放縣城，至今尚在我手者九十五座，敵佔我縣城未收復者二十九座，得失相抵，我得六十六座。現我解放區共有縣城四百八十八座，一九四六年一月停戰協定時，解放區原有縣城五百零六座，其中現在我軍手中者三百七十座，新解放之縣城一百十八座。半年內，新解放區面積約十九萬餘平方公里，連原有解放區面積，共二百三十九萬餘平方公里。新解放人口約三千七百餘萬，連原有解放區人口，共一萬萬六千八百餘萬。

臨縣萬安里村

改正富中的成份

退了東西並吸收參加農會

(臨縣訊)一區萬安里土改中，錯把富裕中農劉登山和齊文福訂成了富農，這次經過農委會及貧農團研究，又在農民大會上討論，給他們下了帽子，退了東西，他們又回到農會來了。劉登山全家五口人，一個半勞力，新政權建立後(二五年到三十一年)，以打忙工爲生，沒房沒地。四一年由地主蔣春圖(劉的東家)出資本，劉登山出勞力，合開冬油坊，從四一年開到四四年，才賺了一些錢，翻起來。幾年中共買下山地三十六畝，水地畝半，窩一眼，房一間。齊文福是老中農，沒劉削，和劉登山一起開油坊。訂成股份時，把開油坊錯劃爲劉削，當時有人提出：「這樣是不是會影響生產，有點錢的人誰還敢拿出來開油坊呢？」但有些人堅持要劃爲富農，爭論很久，最後訂成「富農」，動了一部份東門。這次討論如何訂成股份時，討論到油坊問題，大家說：「咱萬安里這油坊，往年開的很好，大家賣油方便，今年把油坊打成劉削了，再不正，明年後年也沒人開了。」農會主任王雲漢說：「土地改革是爲發展生產，照這樣今年大生產也搞不起來！追根摸(指蔣三代)看稍稍(指胡繼權)都不對，應該是劉削麼！有些人家同意下股份，不大同意退東西，農委會討論的結果認爲：我們錯了！不該堵着眼說劉削，分地時雖然下了「帽子」，可是也沒說錯呀！還是不錯，東西也沒退，這種中農不滿意，今年大生產也鬧不起來。」貧農團研究的結果，也主張退。衣服分了，決定每家都退四丈多白布，傢具退還。最後召開農民大會，齊文福錯訂爲「富農」，這件事不怨代表，也不怨委員，更不怨羣衆，責任歸工作團負。劉登山說：「很關係，現在說通了，咱們是一家人，我就這意見也沒有了。」齊文福也一個高興的說：「下了我富農帽子，我一定好好生產。」最後羣衆討論，正式吸收他們參加農會，並鼓勵了劉登山在這次分地中，照賬打算盤出力不小。會後，貧農團白主席說：「這樣一改正，中農們今年大生產也有勁了。」(馬吉星)

瓦礫場婦女討論渡荒

訂織標準布百餘疋

群眾監督地主生產並借給資本

(臨縣訊)十區瓦礫場婦女開會討論渡荒辦法，大家說：主要是加強紡織，訂織標準布。貧農李長清的妻子說：訂織標準布，八十歲了，聽見婦女訂織標準布，第二天就到村公所要求訂織標準布。她說：「過日子非好好紡織不行。一全村人看到婦女訂織標準布，非常感動。沒有資本(棉花)的或做一部分的，都由貿易公司借給，生產下歸還。全村婦女共訂了一百多疋，現在都紛紛織起來了。」

(又訊)瓦礫場村婦女監督地主生產，對地主交出財產的進借給他們生產資本。貧農白正振等借給地主李萬興、李慶芳等一些黑豆、小米、麥子、棉花、布匹等，地主富農的女人，都紛紛織標準布，在三個月中，最少要訂織二疋，李萬興家織二疋，訂了六疋，地主富農女人共訂了八十多疋。沒有資本的，經貿易公司清算減價了的，可向貿易公司領棉花，給他們織標準布，織下交布廠織成布。

(李九清、賀慶超、郭富昌、李士秀、李洪義)

代縣縣農代籌委會

佈置春耕準備工作

由貿易局統一蒸酒供種麥以省浪費

(代縣訊)縣農代籌委會，討論春耕準備工作，大家提出：春耕準備工作，主要是解決種子問題。縣農代籌委會，決定：由貿易局統一蒸酒供種麥，以省浪費。同時，又決定：由貿易局統一蒸酒供種麥，以省浪費。同時，又決定：由貿易局統一蒸酒供種麥，以省浪費。

代縣縣農代籌委會討論

團結中農做好土地改革

過去決定事與果實不通過與農中農是不對的

(代縣訊)縣農代籌委會，討論團結中農，做好土地改革。大家說：過去決定事與果實不通過與農中農是不對的。現在，我們應該團結中農，做好土地改革。大家說：過去決定事與果實不通過與農中農是不對的。現在，我們應該團結中農，做好土地改革。

交城關頭四農民

榨油解決了種地肥料

貿易局組織貿易小組到各村買貨

(新華社晉中二十五日電)交城關頭四農民，榨油解決了種地肥料。貿易局組織貿易小組到各村買貨。大家說：榨油解決了種地肥料，貿易局組織貿易小組到各村買貨。

興縣康寧行政村

買回種籽三十餘石

分給缺種籽農民早種早收早接口糧

(興縣訊)興縣康寧行政村，買回種籽三十餘石。分給缺種籽農民早種早收早接口糧。大家說：買回種籽三十餘石，分給缺種籽農民早種早收早接口糧。

小善行政村

安置老弱孤寡

民名六十多歲，未分果實前，沒人管養，沒人管養，沒人管養。大家說：安置老弱孤寡，民名六十多歲，未分果實前，沒人管養，沒人管養，沒人管養。

(興縣訊)小善行政村，安置老弱孤寡。民名六十多歲，未分果實前，沒人管養，沒人管養，沒人管養。大家說：安置老弱孤寡，民名六十多歲，未分果實前，沒人管養，沒人管養，沒人管養。

中土黨大曲河

大吃二喝浪費果實

(河曲訊)中土黨大曲河，大吃二喝浪費果實。大家說：大吃二喝浪費果實，中土黨大曲河，大吃二喝浪費果實。

西北解放軍某部

三查中提拔新幹部

(新華社北平三十日電)西北解放軍某部，三查中提拔新幹部。大家說：三查中提拔新幹部，西北解放軍某部，三查中提拔新幹部。

單身漢閻君茂

和寡婦薛侯汝結婚

(離石訊)四區，單身漢閻君茂，和寡婦薛侯汝結婚。大家說：單身漢閻君茂，和寡婦薛侯汝結婚。

(離石訊)四區，單身漢閻君茂，和寡婦薛侯汝結婚。大家說：單身漢閻君茂，和寡婦薛侯汝結婚。

土改後的農村

千門萬戶喜朝暉
驛放農人歌自得
平田有分躬耕樂
後起青年多俊秀
處處村頭現紫微
專橫鐵鳥雲高飛
掃地無餘心事遠
秋高試馬壯而肥

戰局時

興安嶺下楚江頭
萬里烽烟接素秋
興師只爲解民愁
民主高潮勝美歐
剷除封建建神州
法西當道如豺虎
四萬萬人爭解放

反

戰事從來似奕棋
人民解放成新主
北地早成磐石固
秋風送雁歸傳語
舉棋若定自無悲
封建滅亡異昔時
南征猶怨旌旂遲
共滅蔣獠莫在思

寄南征諸將

南征諸將建奇功
勝算全操在掌中

(續完)

密凱爾·開昂作
章枚譯

現在當我已經經過了山東的許多村莊以後，我已發覺這種恐懼在這裏是不可能的，假如我們同樣的東西送給這裏的老百姓，他們也許覺得很有趣，他們也許不接受我的禮物，但是他們決不怕我。

我覺得山東解放區的人民在許多方面都比西方各民主國家在真正進步的道路上前進的更速，雖然西方國家在這道路上的人民開始得早並且有許多這裏的人民所沒有的有利條件。

農村的生命力和自由的最充分

用同等的精力討論得一模澈底。在散會的時候我幾乎每次都感覺到每一件事情都已盡每個有關的人所澈底反覆討論過，而達到一個真正反映一般人意見的行得通的決定。

許多夜裏躺在床土睡不着，聽

因此我覺得自由，這是西方民主國家裏，由於我已經過許多鄉村，並且看見那些老百姓已經有了足夠的糧食蔬菜 and 肉類，我覺得這裏的平民比較西方各民主國家裏的廣大羣衆，脫離飢困已得到更大的得多的自由。並且因為我已經聽過無數的熱鬧的村民大會，我到山東人民已有完全的言論自由，已無疑問。

因此根據我所能判斷的程度，

的表現似乎就在那無數的村民會議裏。在我參加的會議裏面，他們說的什麼我幾乎一個字也聽不懂，但是語言的隔閡絕不能掩蓋住那會議的活躍和民主的本質。根據我所能觀察的程度，任何人有話要說的都說了，而且高興說得怎樣激昂就怎樣激昂。任何人如有不同意的意見也可以說。在閃爍的油燈光下注意着別人的臉，我看見很少不注意聽別人的發言。開起會來總是很長，最簡單的問題也和最大的問題一樣，差附近開會的興與衰，我自己心裏想，假如我那費些會議的印象是正確的話，那麼山東的政府是建築在一個真正實行着的民主制度的基礎上面。這些男人女人和小孩子這樣徹底而積極地解決他們自己村莊的問題的，就是質生的中國是一個民主的中國的最確實的保證。

去年在南京，我和另外一個外國記者正要走進那所謂「國民大會」正在開會的地方，看見三輛黑色大汽車很輕快地開進院子來。

回憶我的父親

父親從十二歲就開始了長工的生活，直到五十三歲新政權建立後，才算結束。受的侮辱和痛苦，我是沒有辦法說完的，有幾件使我特別傷心的事，我是永遠不能忘記的。

我的，

父親腿上的燙傷

我十四歲的那一年，父親給陳村營大地主潘大兩家做飯，平常就有十二三個長工，有一天地主家仰着三十多個雇工鋪地，父親把飯做好，還要送到地裏去，因為扭的過重，路上滑倒，把熱飯都撒了，父親的腿上破口大的一塊燙的滾了皮，痛的父親當下什麼也不覺了，狠心的地主的老婆，不問父親的傷輕重，就罵：「你幹什麼的，把我幾十年的大罐子也給打爛了！」父親因燙傷不能工作，地主怕他餓飯，就把父親趕回家來，還扣了一個月的工作錢。

三升玉稻黍

當年七月裏，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我和母親在家實在一點吃的也沒有，母親打發我找父親，父親也沒法，我就到了潘大兩家，不幸被地主老傢伙看見了，把眼一瞪：「又來找你爹來啦，有什麼要緊的事，一天價來找？」吓的我一句話也不敢說，跑到廚房裏見了我父親，我就哭了，父親看見十來歲的兒子找他去了，傷心的眼裏流出淚來。一家裏又沒吃的了，「一父親開着，順手從他褲子邊拿出一小袋玉稻黍，大概有三升的樣子。一你把我這黍拿上，這是我做飯時，在玉稻黍上揀下來的，我看燒了太可惜，一天揀一二合，這是十幾天才集了這麼一點，告訴你母親，要省着吃。」我剛要出門，我父親知道我還沒吃飯，也不敢留我吃，只好拿了兩個米麵餅子裝到我懷裏。父親送我才出大門，就被地主

制編整的軍匪蔣紹介

編輯同志：
讀報時，從我軍戰績中常常看到消滅將匪整編×師×旅，關於「整編」二字的具體含義弄不清楚，請予解答。
何仍浩 一月二十五日

匪軍的整編制

本來蔣匪的編制，是以「一軍」為單位，沒有旅的建制。整編以後，以「一師」為單位，恢復旅的建制，就是把「一軍」縮小為「一師」，把「一師」縮小為旅。師下面有三個旅，每旅有三個團，每團有四個營，每營有三個連，每連有三個排，每排有三個班，每班連正副班長共十六人。現在咱們總部公佈消滅敵人的數字，就是按照蔣匪這種整編制計算的。但是由於敵人的兵力不足，這種三三制的建制，已經變成空洞了，現在最普遍的，一個師只有兩個旅，一個旅只有兩個團，甚至下面的班，只有四五個人。這種兵力不足的表現，在蔣匪部隊裏是普遍現象，例如在沙土集被咱們殲滅的五十七師，只有一萬人；豫西殲滅的胡宗南一三五旅，只有三千人；現在膠東的整編六十四師，總共只有六千人；比起孟良崮殲滅的七十四師，有兩萬八千人，是差得太遠了。這說明敵人大部兵力和精銳部隊，被咱們殲滅的快完了，弄得兵力普遍不足，但是蔣介石，為了保持他的鬼臉皮，還把被我們消滅掉的部隊費款保留，從這個部隊裏抽一點，從那個部隊裏抓一把，雖然原來的招牌還在，但是實際上弄得每一個部隊都是兵力不足，戰鬥力削弱。蔣介石這種粉飾肉補瘡的辦法，就更便於我們消滅他。（編者）

童謠一首

(一) 殺豬刀
殺豬刀，尖又長；
磨好刀，腰內藏。
姐問哥：「爲啥忙？」
哥哥說：「殺老蔣！」

見那夥人，俯仰腰。
一飲一顛，一顛一腰。
(二) 天上星
天上星，亮光光；
哥哥參軍上前方；
上前方來殺老將，
立功大會受表揚；
家誰一封信來娘；
「英雄兒子在戰場，
隨着哥壯殺老將。」
老娘一聽心歡喜，
擠起紡車日夜忙。